

一、人生·在路上

何秀煌

我每天走在一條路上，有段傾斜而上的山徑，有段迂迴陡峭的臺階，有急急的彎路，有平坦的廣場。我每天都走在這條路上，不分週日與週末，有時在烏黑的清早，有時在光明的白晝，有時在星光月影下的夜。我每天走著，有時晴朗，有時昏暗，有時炎熱，有時寒涼。

我愛觀賞沿途的景象。鳳凰木的細緻，相思樹的幽雅，洋紫荊的秀麗。樹影之外，是草地，是山谷，是海灣，是遠處的山巒，是天邊的雲，是天上的星星、月兒或太陽。

每天走在這條路上，每天有不同的景象。有時爬在山邊的枯藤冒出一葉幼嫩的新芽，有時階前的角落開出一朵鮮麗的小花。有時不知名的鳥驕傲地站在高枝上。有時沒有畏懼的小蛾在空中嬉飛，不理會早起覓食的黃雀。有時夕陽令滿天透紅迷醉，有時眾星將深沉的黑夜鬧醒，有時清柔的月光涼爽的風，有時嚴厲的太陽閃亮的海浪，有時大家還在沉睡時，那原野中處女般的純潔和清新，在一片寧靜裡，只有你和大自然在沉默中相對細語。

我愛在路上低徊沉思。上了路，迴望住處小窗，遙想妻子在家時，她那憑窗招手的倩影。而今她在遠方，窗口只剩空虛一片。也憶起兒子小時，自己站立窗邊眼看他們背著書包，走在路上，迴顧揮手不停。而令他們

已長大離家遠去。現在剩下的是舊日的窗，剩下舊日窗裡窗外的回憶。走在路上，想起工作的辛勞，生命的歡樂，人生的嚴肅和人間的荒謬。

我們都走在人生的路上，不分週日與週末，不分天晴與天雨，不分炎熱與寒涼。我們走在人生烏黑的清早，我們走在人生光明的白晝，我們走在人生星光月影下的夜。在人生的路上，到處充滿新鮮的事物，到處呈現不凡的奇景。我們低徊沉思，訝然驚異：人生的辛勞，人生的歡樂，人生的痛苦和人生的安慰。我們將笑聲，將淚水，將細情，將豪語，交付落日，交付遠山，交付花葉，交付流水。在幽遠寧靜的清新中，沉默地面對生命，和它親切對話低語。

二、我，不是現在的我

林煥彰

冬冬：

很高興收到來信。你說最近遭遇到一些挫折，我想在信中說什麼安慰的話，只想說一說我的故事，希望對你的人生有所啟示。

生命的過程，無時無刻不在改變，每一次改變，可能都是生命的轉捩點。十五、六歲以前，我什麼都不懂，聽天由命；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我憂鬱苦悶，徬徨不安；十九、二十歲以後，我開始尋找自己的方向，設法改變自己……。

慶幸的是，我年少時的工作，使我提早嘗到人生的苦味，對心靈有很大的衝擊作用。當時，我在一所肥料場擔任宿舍的清潔工作，每天從早到晚，都必須與掃把、拖把為伍。每次拿起掃把，就暗自流淚，我想：我要這樣過一生嗎？可是我又能怎樣呢？

我出身鄉下，只有小學畢業，小小年紀一個人到城市謀生，能有一份工作，不致挨餓、露宿街頭，已是天大的幸運。還好，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，我的心中有一股強烈自覺，知道自己唯一能夠做到的，就是：讀書，讀書，好好的讀書！我要改變自己的人生。

起初，我參加函授學校，選讀國文先修班，之後苦讀法律、政治等書籍，準備參加考試，希望謀得一份安定的工作。由於性向不符，讀得很辛苦，又無成果。後

來，我發現自己對新詩很有興趣，就開始學習寫作。這一寫，寫出了心得，也寫上了癮，並且在文學的天地裡，找回了信心和自尊。

由於持續寫作，我成為工人作家，更因為作家的身分，應聘到報社擔任副刊編輯，完全投入我喜愛的文字工作。我也為少年朋友寫詩，先後獲得一些文學獎，得到很多的鼓勵；在編輯工作之餘，還常常應邀到國內外訪問、演講或上課，我的人生有了更大的突破，在社會上也有更多服務和奉獻的機會。

兒童文學作家陳木城說過「我，不是現在的我。」這是一句很淺顯的話，卻有很深的涵義。我，不是現在的我；你，也不會永遠是現在的你。一個人的一生，都在不斷的改變，可能變得更好，也可能變得更壞，是好是壞全由自己負責，怪不得別人，因為每一改變，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敬祝愉快

你的大朋友 林煥彰敬上

十二月十日

三、挖筍子

嶺 月

竹筍吃起來脆脆的，味道很鮮美。中國人很愛吃筍子，但是多少中國孩子知道筍子是怎麼長出來的。

我的故鄉在盛產竹筍的鹿谷。每年清明節回家鄉掃墓，我就順便帶孩子到竹林裡挖筍子。在密密麻麻的竹林裡，我們亮著眼睛尋找，看到剛冒出土、還很嫩、但長得粗壯的，我們就驚喜萬分的歡呼著將它挖起來，這樣的筍子最好吃了。

孩子說，奇怪，過年時回來，都不見有筍子，怎麼一下子會長出這麼粗壯的胖筍子來呢？

我告訴他們，胖筍子當然不是一夜之間長成的，竹根在堅硬的地底下，利用漫長的寒冬默默成長，暗自孕育筍芽。等春天一到，甘霖降下來，它們才撬開土石，雄壯的冒出頭來。冒頭時根部已經生得很紮實，所以長起來強勁有力，不要一個月就挺挺拔拔，長成有枝有葉的長竹了。

孩子聽了很訝異的說，那我們不要挖筍子，挖掉多可惜呀！

我說不挖也不行，竹媽媽根部抱著很多小筍芽，有的生在不容易長的石頭縫裡，如果不把長出來的挖掉一些，竹媽媽就懶得叫石頭縫裡的孩子們努力掙扎，努力冒出頭來了。我說這和人一樣，不受點刺激和打擊，是會忘了努力的。

孩子笑一笑說，媽媽，假如您是筍子，希望被挖掉，還是希望被留下來呢？

我也笑一笑的說，中國人喜歡吃筍子，在我最鮮嫩好吃的時候被挖掉，我會覺得貢獻大而很高興。但是如果沒有被挖筍人發現，我也不會氣餒。因為我有足夠的勁力往上伸，往上長，只要我能夠趕過身邊兒的長竹子，我就能得到雨露，也能照到陽光。然後我要跟著夥伴們在寒風和烈日下磨練，等我長成強韌的大竹子，還怕沒有人要我、用我嗎？

孩子點點頭，默然沉思起來。他一定在想，竹子好偉大，不該冒頭的時候不冒頭，不該氣餒的時候不氣餒。不管風吹雨打，更不怕冰霜或炎日，一年四季青翠挺拔而不彎腰，這正是中國人自強不息的堅忍精神呀！

四、幸福與殘缺存乎一心

沈湘縈

由於工作的關係，我常接觸到三種類型的同學：第一種人是身心確有缺憾或疾患，但積極、樂觀，散發令人讚賞、疼惜的生命光彩。第二種人是患有殘疾或生活遇困，卻執意把注意力放在命運的不公、外界的阻礙上，而抱憾、怨懟。第三種人是在生理、環境及生活資源方面均無明顯不足，卻因著一般人都會有的尋常生活困擾，而愁眉不展或渾噩度日。看著這三種人，我不覺思索：何者才是真幸福？何者才算是人生的缺憾？

我想起了一個國王的『海上之旅』的故事，或許可以稍稍解答這問題：有位國王率眾出航，不巧在海上遇上了大風雨。一位士兵因為是第一次乘船，所以害怕得又哭又叫。他不停地狂呼亂叫，哭喊不休，船上的人都已無法忍受了，而國王也不禁要下令把他關起來。

這時國王身邊的一位官員說：「不要關他，讓我來處理，我有辦法讓他馬上安靜下來。」於是官員命令水手將那位士兵綁起來，丟入海中。可想而知，這驚慌失措的士兵一被丟入海中，更是高聲嘶喊，手腳亂舞。沒過了幾秒鐘，官員就叫人把他拉回船上。

說也奇怪，剛才還叫得歇斯底里的士兵，回到船上後，竟然靜靜地待在船艙的一角，半點聲音也沒有。國王好奇地詢問這位官員何以會如此？官員回答說：「在情況轉為更加惡劣之前，人們很難體會自身是多麼的幸

運。」

是的，人們往往是「身在福中不知福」的，因為幸福畢竟是一種相對的主觀感受，未曾失去，怎麼能體會擁有之難得可貴？只是，人間多少事既已失去，就不再擁有了。「幸福」，是個吊詭的命題呀！

去年底，當時成功高中二年級的林正揚，將他罹患骨癌五年來的笑影淚痕、吶喊思考，寫成了「沒有終點的旅途」一書，書中他提到了對幸福的思辯和質疑，讀後真是不勝唏噓。

他說：「幸福到底是什麼？失去後方知珍惜的蛻變，和雖然擁有許多美好的事物卻不知珍惜，到底那一邊比較幸福呢？」

我多麼希望，更多更多的人不需要凡事都親身經歷過，才珍惜既有的一切；我更希望，有愈來愈多的人，在我們彼此扶持、鼓勵之下，能不因人生本有的缺憾，而放棄追求生命發光的機會。因為，幸福與殘缺全然存乎一心。

學習探照生活中任何值得感恩與珍視的線索吧！
幸福隨後就到。

五、惜緣

樸月

人，自出生，似乎就開始了「人際關係」的建立。有天生已定的，像父母、手足、親戚；有後來滋生的，如師生、朋友、同學、同事、鄰居……。交有深淺，情有濃淡，總歸是人與人之間的一份「緣」。

同舟共渡，照佛家的說法，都是五百年修來的，那相逢、相識、相交、相契、相知、相親、相愛呢？

可是，許多最「有緣」的人，卻因日日相處，反忽略了人際間應有的尊重與包容。於是，父母子女之間，產生了代溝；同胞手足間，鬩牆相爭；夫婦之間，有了怨懟……。

也有許多「有緣」的人，在時間的流程裏、空間的阻隔中，由濃而淡，終至於無；更有許多「有緣」的人，因著「習慣」了對方的存在和給予，而視為理所當然，直到失落了這一份情緣，才慨嘆未曾珍惜，卻悔之已晚。「當時只道是尋常」，納蘭容若這一句詞中，包含了多少百折千迴的悔恨和沉痛？

在人我的關係中，我所期望的，是以「善意」為出發點；雖然，善意，並不能保證不產生錯誤，不造成傷害；一件事，在發生的當時，往往我們並不確知它是好、是壞；這種表相的好、壞，往往只是「因」，而不是「果」。它的果，也許結在數年、十數年、甚至數十年後。但，出於善意而造成的「因」或「果」，即使是錯誤和傷害，

也當是所有錯誤、傷害中，最可原諒的一種。

而在人我關係中，我所期望的終結——不論是情緣本身的終結，或基於不可抗拒情況下的終結（譬如死亡），是「彼此無憾」。付出是一種愛；接受，是另一種。如果彼此都全心的付出，全意的接受了，那即使是終結，也應是「緣」的圓滿，而不是殘缺。

在茫茫人海中，彼此能夠相逢、相識、相交、相契、相知、相親、相愛，是何等難能可貴！為什麼總要「後知後覺」，等到面對人世無常，等到失落之後，才知道珍惜呢？